# 捻亮着灯等你

来源：网络 作者：落花时节 更新时间：2025-05-19

*沉沉的夜幕降下，夜空在黑暗的笼罩下显出十分难得深邃的蓝。没有繁星的夜晚，向来静谧。这其中，间或，让人有些心有怅绪。　　一条通往我家的小巷子，好多年了。记起从前的每一天它都是我的必经之路。小巷子不是特别的长，却足够的狭暗，原本两边的建筑物...*

　　沉沉的夜幕降下，夜空在黑暗的笼罩下显出十分难得深邃的蓝。没有繁星的夜晚，向来静谧。这其中，间或，让人有些心有怅绪。

　　一条通往我家的小巷子，好多年了。记起从前的每一天它都是我的必经之路。小巷子不是特别的长，却足够的狭暗，原本两边的建筑物已经将空间挤得差不多了。就有点确是人走在其中，感受到呼吸的艰难。但小巷子是条捷径——对于住在前边高墙大院中的人来说。由于它的昏暗，每天但凡是夕阳西下之后，人们迈进巷口时，便一头的昏昏沉沉。

　　遗憾之处是，这么多年，唯独小巷一到了晚上，没有什么可靠的光源，据说是巷子上方搭着旧时的简易白色塑料棚，年代久远，白的有些发了黄。原先有人建议说装几个灯之类的，但大家都不愿意，怕出些额外的费用，再说绕几趟远路就好了，不就多走几步吗。也有人说：不就几步路吗？摸黑几分钟就过去了。大家七嘴八舌，吵得把本来想安装灯的大叔弄犹豫了，于是这事搁置着。

　　就在人们都不去关注它之后，一天的晚上，小巷果然出事了。

　　那晚上，极冷。一壮汉大概是喝的醉醺醺，踉踉跄跄地朝着黑乎乎的巷子走去。说来也巧，那段时间巷子两边的旧水泥板丢失。于是，比较哭笑不得是便发生了：那壮汉一边唱着歌一边走着，眼神早已迷离，倏地，他又一个巨大的踉跄，跌进了坑里。幸好的是坑不太深，只是伤及了腿。从此，小巷背上“坑人”的骂名。

　　不知道啥时候起，再从小巷走的时候，便发觉有了些许不同。

　　那天，上完学校的夜自修已经很晚了。我狂奔至小巷附近，做好心理准备摸黑。

　　但是眼前的景象，让我着实愣了一下。的确是愣了一下。

　　一位看上去五十多岁的大妈，头戴着一顶保暖帽，手拎着类似是夜航灯之类的灯具，那灯还很新，在我印象中，好像菜市场边上的杂货店里有这种灯。光很亮，可以直射对面的停车棚。她坐在一条普通的方凳子上，身旁还有一块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小黑板：雨天路滑，小心步行。她静静地，就这么坐着，四周没有嘈杂的声音。我快步走过。她手中捧着一保温塑料杯，默默用双手紧贴这杯壁取着唯一的暖物。她轻呵着一口气，那有限的热气夹带着余温从她嘴里缓缓吐出来，在空气中，顷刻间消失了。诚然，这是不够暖的，对她来说。于是她跺跺左脚，又是跺跺了右脚。尽管巷口很冷，她竟坐在那里没怎么动。

　　有一次，我从小巷里走过，回到家才发现书包边上的公交卡不翼而飞。“这年头，居然还有人偷公交卡，真的很没天理啊！”我有些恼火，无奈。

　　母亲说：“怎么可能？要不是你这马大哈丢在路上了吧？”

　　想了想：“刚才经过小巷的时候，实在太匆忙，只顾赶回家，可能。可能真的在那儿。”我嘴上没说，却能八成相信丢失在巷子中。于是，我带着能将卡找回来的心情，返回了那儿。

　　我东瞅瞅，西看看，却发现什么都没有。是的，我失望了，连纸屑都见不到，更何况是绿绿的卡？我，茫然的望了望那盏灯。只听得背后有个声音说：“姑娘，这是你的吗？”

　　我转过头去，正是那位大妈，那位自打我从这经过就一直坐那若干个岁月的大妈。她坐在这里的多少个平淡的春秋，我们感受不到她的温度，感受不到她的存在。

　　我不好意思的笑笑，接过卡。

　　“等你好久了，本来这卡上没名没姓，只有一张小照片，我想着应该是个学生。这要没了卡，上学路上就麻烦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她说着。

　　我挤了点陌生的笑容，看了看一旁的灯，连声道谢。平静地往回走，那灯光在身后，又一片欣慰的宁静。

　　后来住在学校，不常回去。再后来搬了家，小巷在记忆中有些模糊不堪。那天再重返时，那条小巷早已消失了。

　　那人呢？我充满疑惑。

　　我朝着新路的那头扭过头去：新造公园的绿化带边上是停车棚，车位看上去已满了，旁边是个崭新的报刊亭，报刊亭前坐着一位大妈。

　　专注着织她的毛衣。在她的边上有块陈年的小黑板，上面写着：“失物招领。”阳光柔和地洒在她的肩上，温暖着她手中的毛衣，温暖着她的双手。

　　猛地，我望见了那盏灯。那盏带给我陌生与感动的灯，悬挂在报亭的一个角落里。

　　我的嘴角微微上扬，转身离开。

　　高二:奚悦

本文档由范文网【dddot.com】收集整理，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dddot.com站内查找